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对于榷场这种东西,执政者始终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。既想通过榷场获取利益,又想通过停止榷场活动来挟制对方,让对方低头服软。纠结的思维造成了政策的摇摆。

赵匡胤时代,大辽国跟北宋在交界处民间贸易比较活跃,但未设置专门的官署进行管理。到了太平兴国二年(977),在镇、易、雄、霸、沧等地各置榷务。后来两国在范阳交战,遂罢市。雍熙三年,更是禁止河北民间人士与大辽通商。某种意义上,这也算经济制裁的方式之一。你不是打仗吗?我不跟你玩了,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挣到钱。自然,所谓制裁,又是一把双刃剑,导致两败俱伤。双方常年作战,经济凋敝,民困粮乏,上下都有怨言。这种情况下,宋太宗赵光义在端拱元年下决心恢复榷场:“朕受命上穹,居尊中土,惟思禁暴,岂欲穷兵?至于幽蓟之民,皆吾赤子,宜许边疆互相市易。自今缘边戍兵,不得辄恣侵略。”以爱民的名义,通过边贸振兴经济。政令一出,官民皆喜。就在大家

烟水茫茫,在太平湖。初春的袅袅雾气,轻盈着呢,人在湖边走着,不用找雾,雾就会过来和你攀谈。浓雾如铺絮,岸边的石头,湿滑如油,穿越云雾,一声鸟鸣传过来,那是乌鸫。乌鸫似乎是最受不了压抑的鸟雀,看不清浓雾之下山的样貌。水的柔媚,就抛出一声鸟鸣出去,鸟鸣探路,真是高明。

冰涣然解了。慵懒的山水从困顿中醒来,草籽在发芽,树枝在萌绿,太平湖里的鱼一个翻身,哗啦,乌鸫又叫了一声。

乌鸫的叫声,里面有澄澈的味道。初春的浓雾,里面也有轻盈的味道。

湖边茶园里的嫩芽,里面也有轻盈的味道。

太平湖边的山民笑谈,知道为什么乌鸫会在春天里唱得这么好?

我摇头。

是因为它们偷嘴了茶树上的小米芽。禁锢了一冬,乌鸫的舌头都木了,茶树上的小米芽是它们另一副舌头,吃下小米芽,乌鸫的舌头也在春天醒了。

于是,我要了山民新炒出来的茶。山泉水冲泡了,清香一脉,有怒河春醒

我们是乘越野车进入沙漠的。起初车行驶在公路上与走在别处并无不同。进入沙漠腹地后就没有路了,要完全在沙漠里行进,就要换乘沙漠车。

沙漠车如巨兽,站在车前,只与车轮一般高。后视镜高高在上,人须仰视举着胳膊,踮起脚尖才能够着。车太高了,要跨上一大步才能爬进驾驶室。车内空间很高,人坐在其中,视野开阔,起伏的沙丘尽收眼底。

沙漠车在沙梁上翻越穿行,如坐舟上,在沙海中越过陡直、起伏的沙丘,颠簸震荡如在风浪中穿行。一时间,惊惧、恐慌,尖声的惊叫,回荡在耳际,声音在狭小的空间显得格外响亮。不由紧紧攥住同坐人之手,之前的陌生、矜持,此刻被同舟共济的患难替代,心底生出几分亲近。

沙漠车冲上陡坡,到新的高点了,旋即又俯冲下七十度的陡坡。拎起的心要碎裂成瓣了,裂帛般,听得见尖叫的声音摔成碎片,随风散去。一转眼沙漠车又缓缓地驶在平缓的沙丘上了。大家恍然明白,之前的惊心动魄,

大宋王朝的经济制裁

撸胳膊挽袖子,借钱的借钱,囤货的囤货,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皇帝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恢复了榷场禁令,且惩罚更加严厉——私自贸易的全部处死,大辽国的人民私自进入领地进行经商的,见者必斩。

朝令夕改,透支信用,这种反复也有其“不得已而为之”的战略考虑。比如,榷场内外常有奸细出没。你一放开,对方的刺探就通过各种方式进来了。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二月,皇帝对大臣们说,宋人喜欢背信弃义,制造事端,不可不防。陕西沿边的榷场可留下一处,其余的全部停止。同时令当地官府严查奸细。此前,为防止奸细入境,已经取消了兰州、保安、绥德三个榷场。大定二十一年正月,大臣们讨论是否恢复陕西榷场时,有人提出陕西邻近的西夏经常有“奸人”往来,所以不能恢复。可见当时奸细刺探军

一只乌鸫就够了

的气息,也有山河摇荡的气息,感觉是一叶翠,在口中摇着桨,欸乃而来。

乌鸫一声接着一声,就像是太平湖里的水流一凉接着一凉。乌鸫里,有求偶的意思,毕竟是春天了,此刻的鸟,是噙着一朵朵花的讯息的。有多少声鸟鸣,就有多少朵花开。

喜欢山峦之间,雾气渐渐散开,在早间,炊烟慢慢地爬上来。它们与雾气换了岗。

炊烟里的草木气息很久没有嗅到了,旧时吾乡有,炊烟里的饭香更加诱人些,似乎炊烟是餐食的开胃剂。就像乌鸫是春天的开胃剂。

沿着河边的山路走,炊烟一缕又一缕,雾渐渐退避到山腰,再到山顶,最终消散。炊烟里的温度,似乎比东风还凌厉,驱散了团雾。此间的炊烟,与太平湖彼岸的炊烟在河中央汇合,握着手,它们兴许是来自同一片林子。

一抬头,就望见了鸟巢。这方徽山皖水,鸟巢建造的似乎也

情并非个案,或是一种常态。

但彻底断绝交易又不行。你固然惩罚了对方,于己却亦属自杀性行为。赌赌气可以,不能玩大了。这时候总得有一方先提出恢复榷场。谁先提出请求,谁批准同意,又有讲究。一般情况下是弱势一方服软,主动示好,除交流物产外,似乎也正借此修复关系。

咸平五年,契丹请求北宋恢复榷场,朝议辽国经常翻覆,不可靠,没有同意。

李元昊建立大夏政权后,北宋就取消了双方边界的榷场。后来元昊上表称臣,数度遣使请求恢复互市。庆历六年,应其所请,在保安、镇戎二地设榷场。

治平四年,西夏边疆的河东经略使上书,说西夏请求互市。自从夏军攻打庆州大顺城,宋朝皇帝下诏不再赐给他们岁币,严禁边民私相贸易。现在既然上表谢罪,乃复许之。

边疆榷场反反复复,一打仗就停,和平了就复设,简直成了和平的测试剂、试金石。

风雅一些。细枝与衰草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一起,想一首绝句,难怪鸟鸣这般好听,一张口,就是绝句的一个词组。风吹来,穿过鸟巢里那些眯缝着眼睛的鸟雀,一个激灵,探头看天,雾早散尽了,天边,白云悠悠,飞机穿越一个云头,到达另一个云头,也画了一条云一样的线。

要说乌鸫最适宜在哪里生存,那一定是皖南。通体黑色的乌鸫,在即将苍翠苏醒的山峦里,如隐士。乌鸫的黑,与徽建筑的黑白色毫无违和感。粉墙黛瓦,要么搭配一只燕子,燕子又是候鸟,来来去去的,也太家常了。还是乌鸫,偶有栖落,反复其舌,就把春天撕开了一条口子,也把山民家一年的喜悦撕开了一条口子,继而,春水微澜,漾漾的一年时光就这样翻卷着浪花而来了。

树上栖着一只什么鸟?只要一只或两只乌鸫就够了,乌鸫能模仿白鸟的声音,是一个超能的模仿秀,想听什么,随乌鸫的心情。人类太缺乏跟随了,跟随一只乌鸫鸟的叫声,水悄然醒了,雾悄然散尽,草悄然吐绿,花悄然开了,太阳悄然爬出山头,落到山的那一边。一天,就这样悄然画上了句号。

光着脚来来回回地走。此时的塔克拉玛干像世间最温柔的女子,给予人最柔曼细腻的抚摸。

有人来回走动,有人仰面躺在沙上。还有人像自由落体的沙,抱着头从高高的沙脊上滚下来,像沙一样飞扬,须臾到底,痛快又舒畅。一次又一次地冲上沙梁,再滚下来,欢乐和肆无忌惮的笑声在空中飞扬。还有人把身体放平,仰面躺成“大”字,任沙漠将自己包裹,在肌肤相亲的刹那,世间所有的劳苦、心酸、奔忙、肉身的沉重悄然消解,不若就做一粒沙吧,随那风行走,忘情忘念,如沙般轻盈。

沉溺在大沙海,人像孩子一样欢乐,捧着沙子,把腿埋进沙堆,把身体埋进沙堆,再做一回孩子,率真任性,像沙一样自在飞扬,此刻只要大声笑就好了,高高地跳起来,重重地摔在沙里也没有谁会嘲笑你。

夕阳将最后一缕余晖揉进沙丘的褶皱,风拂过,那些凌乱脚印又被新的流沙温柔覆盖,我们在一次次回望中,把目光投向镀金的流沙,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乘沙漠车

竟是司机有意让我们体验的。

从车上下来,看着一望无际的浩瀚沙海,起伏的沙浪一丘连一丘。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说话,时间好像静止了,之前乘沙漠车的惊险、紧张还在。不知道是谁先发出了一声欢呼,顿时每个人重又激动起来,每一个啊字,尾音都高高扬起,最后被风带到更远的地方,一同扬起的还有抓在掌心中的流沙。大沙漠坦坦荡荡,一眼就能看到底,沙里还是沙。沙随风飞扬,无所着落,却又无所不在。脸上、发肤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细沙。

同行的作家与诗人们平日斯文儒雅,此刻却全然抛却了文人的矜持。有人站在高高的沙梁上远眺,有人在沙梁上纵情奔跑,欢呼声随风四处滚落飞扬。每跑一下,脚就深陷进去,像有旋涡绊住,人竟被细腻和温柔包围了。鞋子里灌进沙子了,索性脱了鞋,